

创作札记

感悟七月

——广播剧《冰雪陶然》创作札记

□赵晓丽

2021年的7月,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七月。

这个七月,所有中国人的心都紧紧凝聚在一起,为了那个光辉的、崇高的、神圣的、喷吐着磅礴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百岁生日。

一百年,一个世纪;下一个百年,未来新世纪。

广播剧《冰雪陶然》就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应运而生,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百年纪念日播出了。

接到任务

2月初的一天,接到宣传部的电话,说要创作一个建党百年的关于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红色题材广播剧。写了多年广播剧的我,在接到这个任务时,说实话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因为这样一个人尽皆知、耳熟能详的题材和故事,怎样才能运用广播剧这种声音的独特艺术去展示、讲述,成为创作的一个难题。

我们都知道,广播剧是一种声音艺术,容量小,虽然可以充分发挥声音的优势展现宏大的场面,但却不宜全方位、多线索、宽视野地进行艺术描写,而更适合描写小题材,写生活中比较集中、单一的事件,在简洁、明快的剧情中给人以艺术感染和熏陶。

怎样在这样一个线索多、事件多、人物多的历史事件中截取最能通过声音展示的故事和场景就成了创作广播剧的至关键要素。

从哪里汲取创作的灵感呢?我在眼前摆放的一摞关于高君宇、关于石评梅的书中寻找着他们的一点一滴、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这是怎样的一群人?这是怎样热血沸腾的革命青年?猛然,我的眼前一亮,“青年”两个字跳跃在我的脑际。两个时代不同青年的对话与碰撞就像一幅快速滚动的画面,呈现在我的眼前。不管在哪个时代,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青年——这个时代的先行者,他们的心都是相通的,情感都是相通的,理想都是相通的。于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庞,一个个熟悉的身影,慷慨激昂地扑向我而来。一个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一个跨越世纪的青年在交叉时空的多维度里开始了一场属于青春的哲思。

一个“戏中戏”的广播剧结构形成了。

开始创作

既定了广播剧“戏中戏”的结构,就开始了人物和事件的构思和设置。既然是“戏中戏”,那么笃定的就是现在与过去两个时空,这样两个时空的人物是什么样的?事件如何编织呢?

我们知道,戏剧的中心是塑造人物,所以人物是一部广播剧成功的关键。不管什么样式的戏剧创作,总是将人物置于剧作的中心位置,以人为主,以人成戏,才能描绘鲜活感人的艺术形象。高君宇和石评梅无疑是这个广播剧的核心人



物,围绕着他俩怎样选择和取舍其他的人物就成了全剧人物设置的关键。为此,我专门制定了一张人物表,围绕着这两个核心人物,我罗列出了几十个人物。面对着这样一张人物众多的关系表,我的脑子有些懵。这么多的人物如何在只有一个小时时长的上、下集广播剧中体现?怎样让听众记得住这些人?怎么牢牢抓住听众的注意力?一时间,真竟有些不知所措了。

人物设置没有走通,我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和人物有关的历史事件中。纵观二十世纪初的那个动荡而混沌的社会,各种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接连发生,作为我党早期的革命先行者之一的高君宇自然是处于这些事件的漩涡当中。当我把这些事件按照时间的顺序罗列出来的时候,一个有声有色、有血有肉、鲜活真实的高君宇跃然于眼前。高君宇的人物性格有了,其他的围绕他的人物自然而然就活了起来。人物捋顺了,创作起来就得得心应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广播剧《冰雪陶然》完成初稿。

剧本研讨

因为这个广播剧是省委宣传部确立的重点文艺作品,所以这个剧一开始就受到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局、阳泉市文化馆的多方关注、重视和支持。在剧本第一时间完成的基础上,我们就和省里的专家取得了联系和沟通,在山西省艺术学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剧安兰的召集和主持下,广播剧《冰雪陶然》剧本研讨会在太原顺利召开。

研讨会上,来自省里的各位专家对剧本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并对剧本给予积极的肯定和认可。作为多次参加过剧本研讨会,说实在的已经没有刚开始听意见时的那种紧张与冲动了,有的只是一种欣然的接受,因为意见肯定是要提的,剧本肯定是要改的。然而,这一次的剧本研讨会,我却感受到些许的不同,因为在专家老师们的眼里我看到了一种久违的冲动,甚至是一种热血沸腾的激动,他们发自内心地说着他们的感受、他们的感悟,那种至真至情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人。真的,那一刻,仿佛我们所有的人都“闪回”到了那个时代,感受着他们的感受,见证着他们的见证。我想,这就是红色题材的独特性和魅力吧,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一面伟大的旗帜,它引领着我们向前,直至最后的胜利。

完成录制

剧本研讨会开得顺利并且很有效,开完研讨会后,我就开始马不停蹄地修改剧本。针对各位专家老师提出的意见,我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现在和过去两个时空的场景转换上。

因为广播剧是一种声音艺术,场景的转换必须处理好,如果处理得不好,就会影响听众的听剧感觉,让观众游离于戏外。我们常见的场景转场有音乐、音效、停顿等,此外,还可以直接加入转场的旁白、解说等。但在构思这个广播剧的时候,我有意避开这些常用的手段,没有加入旁白和解说词,这就增加了每场时空转换的难度。如何让听众在没有解说词的情况下,听得清楚、听得明白,是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经过几天的思考,这个问题我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加强每场戏的戏剧情境的设置,在每场戏的结尾增加事件的悬念设置,让听众在听完上一场的时候,故意留下悬念,这个悬念可以是时间上的悬念,可以是地点的悬念,也可以是新的事件的悬念。这样在下一场戏的开头,听众就会被紧紧地抓住,自然而然进入戏剧情境。

剧本改完了,就进入录制的阶段。因为是历史题材,所以这个广播剧的录制和现实题材的广播剧录制还是有些不同的。最主要的是音乐、音效、场景等的处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历史特定的特点必须准确、真实再现,让听众在规定的时空里感受剧情,引发共鸣。无疑,这对于后期制作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高要求才能有新挑战,经过六次的修改和调整,广播剧如期录制完成,我怀着激动而紧张的心情,作为一名听众而不是编剧听完了广播剧。在听完的那一瞬间,我静静地坐了几分钟,广播剧的音乐和旋律就在我的脑海里盘旋。那一刻,我感动了,眼睛有些湿,心中油然升起了对那些为革命奉献青春的革命者的崇敬与膜拜。

接下来的播出安排很顺利,广播剧连续两天在阳泉综合广播播出。播出后听众反响强烈,受到广泛好评。

2021的7月,注定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七月。

因为有了高君宇,有了石评梅,有了《冰雪陶然》。

特作札记以记之。

阅读有感

《漾泉诗韵》赏读

□陋 岩

作者198位,作品3244首(副/篇),页码近700页的《漾泉诗韵》由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出版了,可喜可贺!

这部集阳泉当代诗词曲联赋为一体的书籍,不仅重量沉甸甸,质量亦令人竖大拇指。其中,作品涉及阳泉与现实生活的作品,数量较多,质量较高,反映了作者的乡土情结与诗意情怀。

“虚掷韶光十八秋,年华如驶去难留。今生不树掀天业,更待何时献虎头。”这是诗人赵云峰18岁时写的诗歌。全诗白话风格,大雅若朴,毫无阅读障碍,表达了诗人“上山打虎”的雄心壮志。“南山雪后冷清清,苍松负雪照眼明。独有老翁事晨练,招来喜鹊叫不停。”诗人董怀庆的《南山晨练之一》,刻画出了南山雪后的景象,老翁与喜鹊可谓点睛之笔,让整首诗的画面感呼之欲出。尤其是喜鹊这个集具象与意象为一体的选择,因为其在民间具有报喜寓意,使整首诗产生了喜气洋洋的审美效果。“出门一把锁,归家半盏灯。窗前寒雀噪,床下老鼠声。蹒跚轮车小,话音侧耳听。夕阳映墙冷,尚能照几程?”由于劳动力流动等原因,农村与城市出现了许多空巢老人,我们阳泉也不例外。诗人杜肇昆的这首《空巢老人》,以蒙太奇艺术手法,让锁、灯、雀、老鼠、车子、夕阳依次出场,表达了诗人对于弱势群体的怜悯关怀之情。“巍峨山岗筑雄关,烽烟熄处故事传。才论昔日刀兵劫,又见今朝乌龙穿。浅浅绿水漂柳絮,悠悠红鱼戏碧波。满目青翠孕丰裕,教人疑是到江南。”这首《车过娘子关》是诗人侯诤望的作品。其中“故事传”“乌龙穿”像一个握着的拳头,不说透,却令人产生这样的联想:娘子关有啥故事?乌龙是啥意思?从而让历史渊源深远、道路要塞非常重要的娘子关,呈现出了另一种亦古典亦现代的关键文化和现代工业文明之魅力。

诗人王昆宏常年在企业任职,《水调歌头·百天决战》《浪淘沙·新厂区试生产》等词,表达了诗人对企业的深厚感情。他的《水调歌头·玉泉山》里:“赤兔青龙守候,饮马五关飞峙,众里生紫烟。”等等句子,表达了诗人对故乡人文历史的追忆与崇尚。诗人刘兆林的《鹊桥仙·莲花山》骨肉丰满,读之,如画、如视频、如亲临也。“潺潺小曲,涛涛万木,小径幽幽深谷。白云彩霓共挥毫,竟也是,丹青一幅。悠然步履,轻匀呼吸,才晓心安何处,晚晴圆月度晨霞,静亦此,山风松骨。”诗人抛弃明喻,全部以暗喻手法,将莲花山的景物全部写成了会说话的活物,可以看出他对于诗歌的修养与感悟,不是一般的功夫。“卅年迷案又何妨,虎头系铃任叮当。相逢一笑忘恩怨,何必巧饰反彰彰。枫红叶落谷子黄,宠辱不惊秋风凉。林间小路恣意行,管他飞流与短长。”诗人任美福的这首《心镜》标题就很有诗意,全诗着力于点到为止,以侧面打光见其形的艺术手法,明暗交替,词白意深地表达了诗人豁达的“心镜”。诗人高巨海的《【仙吕·一半子】相思六首》,写作风格充满了情趣:“几回梦里忆当初,湖畔游园撞丽姝。云鬓花颜腰楚楚。四肢酥,一半儿寒来一半儿暑。”尤其最后这句“一半儿寒来一半儿暑”读来让人过目不忘,忍俊不禁。再看看白瑞勤的《浪淘沙·读史》:“往事锁层楼,风卷千秋。滔滔江水掩飞舟。不尽黄沙埋过客,几代君侯。春晓意难收,情注神州。人间正道竞风流。历过韶华观浪涌,谁在船头?”诗人以站在岸上的视觉角度,对历史进行了理性剖析,感慨系之的同时,悟出了深层次的黄金,并发出“谁在船头?”的质问。是呀!人生不过百年,富贵也好,普通也罢,平平安安,问心无愧,胜过喧哗过后的寂寞与忧愁。

诗词曲这几部分佳作连连,限于篇幅恕我不能一点评。

对联与赋,亦是精品迭出。赵云峰为藏山八义祠写的“节烈一堂存古道,忠贞八义仰高风。”可谓字字斟酌,句句珍珠。郑恩田写的《感悟》:“汗马嘶风侧,边鸿叫月凉。”犹如送给了读者一幅边塞图。读之,我不由想到了紧衣裳,汗马,边鸿,凉月如在眼前尔。“石街石院,一座石头村,石连晋冀;文韵文风,千年文化村,文衍春秋。”这是诗人马玉隆的《题大梁江古村》的对联,两句话26个字,道出了大梁江村的建筑风格、历史沿革、文脉之源。崔亮云的《戏台联》:“歌古歌今,当歌人性;戏中戏外,莫戏人生。”不仅是一副对联,简直是一部文学理论,无论静态的文学作品,还是动态的舞台演出,不写人性的作品是不成功的作品。无论是唱戏还是生活,洗刷人生的人,最后戏耍的还是自己。再看诗人梁璞的对联《题固关长城》:“固若城池,古口堪为古;关如锁钥,天人共守关。”用的是藏头诗手法,弦外听其音,古关之险,呼之若出。女诗人王惠卿的对联含蓄隽永,其中《题石卜咀村》颇有深意:“七二门,门门故事;十八咀,咀咀好名。”上联下联都是写实手法,但“故事”“好名”四个字,却给受众留下了思考的空间——石卜咀有啥故事?有啥好名?增强了对联的艺术张力。晋代文学家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也就是说,诗是用来抒发主观感情的,要写得华丽而细腻;赋是用来描绘客观事物的,要写得爽朗而通畅。孙林泽、黄顺荣等诗人的17篇赋,有写阳泉整体风貌与历史的,有写娘子关的,有写冠山的,皆文采斐然,兼具散文之美,诗词之韵。或者借景抒情,或者借景言志,亦风亦雅,相得益彰,我就不具体点评了。

总之,《漾泉诗韵》是一部在本土文化、烟火人间里食水很深的作品,是对阳泉诗词曲联赋作者队伍的一次检阅,所收的诗词曲联赋作品,基本能代表阳泉当代的诗词曲联赋整体创作水平。

以上乃直抒胸臆的一家之言,欠妥之处,请大家雅正。

